

松阳讲义

一
函
六
册
函

松陽講義卷之六

吳縣席永恂

當湖陸隴其稼書氏著 受業嘉定侯 銓編次

太倉王前席

涇陽柏森重刊

論語

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

這一章因論子貢而見聖門之人才遠出流俗之上。通節俱是讚詞。大全朱子謂子貢畢竟只是器。非不器也。此是推言。

外之意。不是夫子此時口氣。集註云。子貢雖未至於不器。其亦器之貴者歟。一抑一揚。原重在揚一邊。大抵天下人才。最怕。是無用。不但庸陋而無用。有一種極聰明。極有學問的人。卻一些用也沒有。如世間許多記誦詞章。虛無寂滅之輩。他天資儘好。費盡一生心力。只做成一個無用之人。故這一個器字。亦是最難得的人。到了器的地位。便是天地間一個有用之人了。子貢問曰。賜也何如。而子曰。汝器也。這原是喜他的口氣。夫子說這一個器字。便欲救正許多人才。人若會得這個器字。自然天資學問。不敢亂用了。然器卻有貴賤之不同。

同真的便貴。假的便賤。大的便貴。小的便賤。春秋天下也有許多有用的器。其功業赫然。天下亦多受他的賜。然卻多是假的小的。故夫子謂管仲之器小哉。又曰。斗筭之人。何足算也。這樣器。便使人可鄙了。子貢有見於器之不同。故問何器也。而夫子以瑚連許之。這又是極喜他口氣。瑚連乃貴重而華美之物。是真器。不是假器。是大器。不是小器。子貢之才。如可使四方。可接賓客。多是正誼明道作用。非功利誇詐者。比正與瑚連之貴重華美一般。這瑚連兩字。夫子又欲救正許多人才。人若會得這兩個字。自然覺一切權術作用。可鄙可

賤觀女器也。一句則知聖門之實學。觀瑚連也。一句則知聖門之眞學。總是三代以上人物。不是春秋人物。史記載子貢存魯亂齊。破吳強晉之事。純是戰國縱橫氣習。此是相傳之謬。決非子貢實事。若子貢果有此事。則是世俗所謂器而非瑚連之器矣。觀夫子稱許之如此。則史記之誣可知。但此章本因子貢見孔子。以君子許子賤。故以已爲問。而夫子告之如此。則言外便見瑚連雖美。尙未是不器之君子。雲峰胡氏曰。子賤亦未是不器之君子。特子賤有所取。以成其德。可充之以至於不器。子貢雖有用之成材。尙有所局。而未至於不

器也其說亦有味。特不可以此作正意耳。學者讀這章書。要想如何方成得器。如何方成得瑚連的器。又如何可到不器。大抵窮理則識進集義則氣定臨事自不疑不懼便是有用之器。而皆本於正誼明道之心。無一毫徇外爲人。之意。便是瑚連之器。這個工夫不息。不要自足。到得熟了。便能不器。

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

這一章當與雍也仁而不佞章同也。其心三月不違章同看。朱子謂仁道至大非全體而不息者。不足以當之。朱氏公遷曰。無所不體而自然不息者。聖人也能全體之而不免有息。

者。亞。聖。也。體。之。未。必。能。全。而。息。之。之。時。又。多。者。仲。弓。子。路。以。下。是。也。若。原。憲。之。克。伐。怨。欲。不。行。而。遽。以。爲。仁。則。非。惟。未。加。不。息。之。功。而。實。不。知。全。體。之。妙。矣。合。此。二。條。觀。之。則。仁。之。體。段。可。見。而。三。子。之。未。得。爲。仁。不。待。辨。矣。孟。武。伯。承。懿。子。之。家。學。略。聞。聖。門。之。論。知。仁。之。可。尚。而。未。識。仁。體。見。三。子。之。在。聖。門。所。守。者。正。誼。明。道。之。學。所。用。者。存。理。遏。欲。之。功。故。皆。疑。其。爲。仁。而。不。知。仁。之。未。易。言。也。初。問。子。路。夫。子。以。不。知。答。之。而。猶。未。信。以。夫。子。之。論。近。於。過。嚴。而。聞。斯。行。之。之。子。路。未。可。以。日。月。至。量。之。也。蓋。其。見。識。尙。在。子。路。之。下。安。能。看。得。子。路。病。

痛出。其視仁也粗。則其視子路也重。夫子謂若由也。使之治。賦則必堂堂正正。雖伍兩卒旅之間。必從天理上走決。不如世俗之詐。至於仁則不知也。武伯問求問赤。猶之問由也。夫子謂若求也。使之爲宰。則必光明正大。雖刑名錢穀之間。亦必從天理上走決。不如世俗之陋。至於仁則亦不知也。若赤也。使之對賓客。則必文質彬彬。雖揖讓周旋之際。亦必在天理上走決。不如世俗之淺。至於仁則亦不知也。蓋三子皆求仁。而未能仁者也。自武伯視之。則三子無一毫病痛。自夫子視之。則三子尙不能無病痛。自武伯視之。則三子已純乎天。

理。自夫子視之。則三子猶然理欲夾雜。故日月至焉。非夫子
看不出。或存或亡。非夫子看不出。夫子非刻論三子也。仁道
固如是也。武伯之問。猶之陳同父以漢唐比三代耳。充其論。
勢必將金銀銅鐵混而爲一。不復知辨天下遂無仁矣。今日
學者讀這章書。須知仁道至難。當日聖門高弟。何等樣志向。
何等樣工夫。夫子尙不肯輕許之。吾輩今日。粗粗認得個天
理。人欲路徑。去升堂入室地位。豈不甚遙。然又不可看得太
難了。夫子不又云乎。我欲仁。斯仁至矣。我未見力不足者。誠
能如顏子之克己復禮。仲弓之主敬行恕。不要一毫放過不。

要一息放過。由疏而密。由淺而深。由生而熟。則仁之地位。又豈是終不可到的。

明季講家。謂此章稱才不稱仁者。蓋以武伯有用人之責。只宜掄材而器使。何必問仁。此說大謬。三個可使字。正是言三子之不用才。其治賦爲宰。對賓客。皆是天理上作用。但未可謂仁耳。絕不是世俗所謂才。所以可使。若如後世之爲將。爲吏。爲大行。錚錚於時者。皆不可使者也。這三個可使字。就在日月至焉之至字內。此章只是論仁。竝無器使意。後世天下敗壞。皆由不論天理。只管要用才。使貪使。

本陽言事 卷之六
詐才愈多而天下愈亂。如何反將此等議論混入聖人論仁之意。

子謂子貢曰。女與回也孰愈。章

這一章。是夫子以回進。賜然須知子貢所以不如顏子處。只在天資學力上。天資則有沈潛高明之分。學力則涵養不如顏子之粹。窮理。又不如顏子之精。所以一則能聞一知十。一則僅能聞一知二。若子貢平日在聞見上用功。此則未嘗差。多聞多見。原是聖門必用工夫。所以博學於文。顏子亦是從此做進去。只是顏子天資敏。工夫密。到得快耳。註中顏子明

睿所照。子貢推測而知。不過是敏鈍之分。熟與不熟之分。非一錯一不錯也。這推測而知。內居敬窮理工夫。都有聖門弟子用功。未有不兩件並進者。子貢要到顏子地位。只是只管推測。到得熟了。便是明睿。別無他法。但子貢平日自負非常。夫子恐其不求復進。故以孰愈進之。不是謂其與顏子有兩樣工夫。欲其舍此學彼。後來聞性與天道。聞一貫。原不過是這個推測工夫。做到純粹。遂自得手。不是另換一樣工夫。然後得之也。自明季以來。講家講此章。卻似子貢平日工夫都錯做了。故有謂承夫子孰愈之問。而始悟其所以不如顏子。

處有謂承夫子孰愈之問。仍在知二知十上較量。究竟不知所以不如顏子處。皆誤看也。此皆因姚江之學興。謂聖門自有一派直捷工夫。故每將顏子子貢看作兩條路上人。謂顏子石心地上用功。子貢只在知見上著力。真謬論也。夫子一聞其何敢望回之言。知其能自知自屈。遂不覺深許之。許之之意。有謂學纔覺退便是進。纔覺病便是藥者。此說似是而非。謂覺了退纔肯進。覺了病纔肯藥。如此說則可。若云便是進便是藥。則似立地成佛話頭。不似儒者議論。今日學者讀這章書。要知爲學最不好是一個矜字。最好是一個遜字。當

要看得自己不如人。方纔有不得不進之勢。要想子貢是何等聰明人。尙且以不如顏子自歉。今日我輩又萬萬不如子貢。何處用得一點自矜之意。然但不自矜而已。亦不濟事。當日子貢自謂不如顏子。便猛力做進去。到聞性與天道時。便與顏子相去不遠。今日吾輩誠自見爲不如人。亦當猛力做進去。就是顏子。也不要怕他。論吾目前地位。去顏子何啻霄壤。若能做得顏子工夫。便與顏子一般。何怕之有。所以傳說論學。說一個遜字。又說一個敏字。遜與敏。缺一不可。

講義
卷之六
一。口。十。不限定是一貫。若作一貫看了。則後來子貢承

多學而識之問。不應有疑矣。此章一字與一貫之一亦不同。

子貢曰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。章

這一章見仁恕之分。學者當由恕以求仁。程注謂我不欲人之加諸我。吾亦欲無加諸人。仁也。施諸己而不願。亦勿施於人。恕也。恕則子貢或能勉之。仁則非所及矣。朱子謂此程子晚年仁熟方看得如此分曉。說得如此明白。所以分仁恕者。卽是生熟難易之閒耳。熟的是仁。生的是恕。自然的是仁。勉強的是恕。程朱於此補出仁恕二字。已曲盡此章之義。今日

只要想這個不欲無加。既爲仁者之事。便是己欲立而立人。己欲達而達人的地位。便是老安友信少懷的地位。子貢如何卻看得這樣容易。雖非自謂已能如此。然卻似一蹴便可到的。只緣他不曾著實在這個上做工夫。不知這個就是仁者之事。但見世上紛紜多故。皆由人我間隔。吾所不欲無加諸人世上。便無一事。不覺說得容易了。只此一言。便見他學力尙淺。若曾在這個上著實用功來。便知吾人所最難化者。氣質。一爲氣質所拘。則知有我不知有人矣。最難拔者。習俗。一爲習俗所囿。則知有我不知有人矣。最難除者。私欲。一爲

私欲所蔽。則知有我。不知有人矣。是雖刻刻存養。刻刻省察。竭力推致。竭力擴充。尙恐未能盡融其渣滓。未能盡絕其萌芽。如何可輕說得個無字。夫子所以急提醒之曰。賜也非爾所及也。蓋此本是學者所不可不及之事。亦是必可及之事。然不是容易及之事。視爲容易。則用力必疏。疏則理欲夾雜。而不能辨也。用力必淺。淺則私欲乍發。而不能制也。始見爲易。而驟進。繼必見爲難。而速退。是終身不能仁之道也。世上紛紜多故。由於人我之見未化。亦未必非急化人我之見。有以致之。夫子此言。不是貶駁子貢。正欲其反而求之。切實之。